

“旧貌换新颜”要留住城市记忆，彰显文化独特性

曹祎遐

文匯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近来，延安西路的“上生新所”通过保护修缮，与新文化、新媒体等业态嫁接，当年的名人别墅、俱乐部等历史建筑成为时尚打卡地。这个案例再次说明，旧城、历史建筑蕴藏着上海文化的基因密码，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宝藏，也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载体。

讲有特色的故事

成功的旧城改造都是从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出发，将旧城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工业遗产街区等各种能够留下城市历史故事和记忆的特色街区进行主题式

改造，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现代化相结合，将历史风貌景观与现代功能业态相结合。通过具体情境分析和针对性改造开发，人们遇见的，将是一座有故事的建筑和文化地标。

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各具特色。建筑正是文化的载体。将旧城依据当地本真特色进行主题式改造，或是城市原真生活情境体验主题，或是文化创意主题，拒绝脸谱化的旧城改造，让每一栋旧建筑都能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标签和形象标志，才能沉淀历史，让建筑的形象更加鲜明，唤醒人们去了解旧城背后故事的动机，加深对各类特色文化的印象。

激发旧城新活力

许多文化创意产业集中于旧工厂、旧仓库，不仅因为早期租金低廉，更因

为老厂房、老仓库内部开阔宽敞，可以随意分割、重新布局，促成了一种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维架构。原建筑外部的审美特征被保留下来，而内部经由人们的改造，将现代材料和设施设备以艺术手法布局其中，为创意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生长环境。传统元素与新元素混合运用，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的同时又满足新规划用途的需求。不论是餐饮、艺术工作室还是办公空间，都没有被生硬地定义。旧建筑内部的现代活力由改造者定义，使得一个老空间磨平其曾经被赋予的意义，沾染上新主人的味道与气质，产生新的灵魂与活力。

UNDEF/NE 便位于 M50 艺术园区的一个角落，在保留旧厂房的构建基础上，通过开间的空间陈设，不仅是一家咖啡馆，也不仅是一家画廊，而是一个创意空间，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甚至经常成为电影拍摄场地，在人的作用下，实现了旧厂房的价值再生。

可见，保护旧厂房、老建筑并不只是维持现状或修旧如旧，而是挖掘出城市的人文底蕴和地方特色，融合现代的、时尚的创意元素，结合城市的发展目标进行前瞻性的规划设计，合理开发拓展这些空间的功能，这必能推动上海由“效率都市”向“活力都市”转型。

与新业态嫁接

商业在旧城改造中承载着丰富的内容和多变的形态，引入新的业态是旧城改造后构建人与人之间交往节点的重要途径。通过引入新文化、新媒体等业态嫁接，老建筑变身公共空间，这也正是空间共享新业态、体验式业态发展的大好机会。就像暖流和寒流交汇地带是极大的捕鱼场，城市最活跃的经济

和文化存在于物丰富的状态下，城市价值的再创造源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碰撞，而改造后的旧城恰好能提供这样的平台。这个平台满足的不仅仅是逛、吃、买的需求，而是渐渐成为人们互动、情感交流的全新生活空间，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和情感诉求的抒发。

旧城改造要维持长足的发展后劲，需营造差异化的氛围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感、增强参与度，让人们有限的时间更具价值，让时间变“慢”。老洋房、老厂房具有先天优势，因其突破了购物中心“盒子”的形态，打破千篇一律的商业动线，依托文化底蕴、工厂文化进行设计，配合园林、场景的营造，加以沉浸式体验，即可跳出同质化改造的怪圈。例如《Sleep No More》这类沉浸式剧目入驻上海老洋房，满足了人们互

动需求和情感体验，这便是旧城改造与新业态的成功嫁接。

上海国际饭店曾被视为“高耸入云”的奇观，如今在摩登大厦的环绕中却显得如此“矮小”，但那厚重的身姿在玻璃幕墙上映射出新建筑无法比拟的文化底蕴。正如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原主席乔治·弗格森所说：“城市当然可以修建世界最高的楼，但最高纪录也只能保持一两年而已，很快就会被更高的楼代替而不存在独特性，但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则不会消失，只会历久弥新。”因此，我们要让历史建筑与新建筑在对话中焕发出符合新一代认知的元素和符号，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激发上海城市更新的新动能。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室副主任)

文化视点

一方“玫瑰红”的传承与创新

有着15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鼎丰厂即将告别位于奉贤南桥的旧址，未来将在现代化的工厂里继续酿造上海人餐桌上的美食腐乳

■本报记者 张晓鸣

上海人喜欢吃泡饭。配泡饭的小菜各式各样，其中，一块玫瑰红腐乳无疑是最佳选择。四四方方一块，一截为四，那玫瑰红里，便露出了嫩实的乳白。用筷子触一点，放在嘴里，鲜咸漫溢，赶紧吃上一口泡饭，那味儿就鲜甜正好了。

鼎丰厂，今天的全名叫上海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仍坐落于奉贤南桥150多年前开办的“萧鼎丰”腐乳作坊原址之上。不过，记者最近走访了解到，它即将告别旧址，搬迁到庄行工业园。鼎丰新厂预计明年3月竣工、年中投产，届时一座现代化酿造工厂将拔地而起，继续传承历久弥香的腐乳。

54道工序、半年多时间才能制成

吃一块腐乳可能只需要几分钟，但做一块腐乳则需要半年多时间。

鼎丰厂总经理沈仲华介绍，腐乳从生产到成熟要经过54道工序、6-8个月时间才能完成。简单地说，就是在制作腐乳时，先要选择优质黄豆，加工成豆浆，再做成豆腐，然后把豆腐切成小方块，放于笼格中，接上毛霉菌种，放到温暖密闭的房中，慢慢地，豆腐表面长满了雪白竖立的绒毛。这种绒毛是一种叫做腐乳毛霉的微生物，称为“毛霉菌”。毛霉菌能分泌出丰富的蛋白酶，将豆腐中的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使腐乳变软变鲜。豆腐坯上的毛霉菌生长完成以后，就要开始刷毛头和腌制。工人们将一块块菌丝体连在一起的豆腐掰开，此时豆腐上的绒毛会倒伏下来，黏结成一层外皮，这些半成品要被整齐排列后放于框中，用盐进行腌制。

为了使腐乳的色泽、风味、口感更佳，后期发酵中将加有红曲的卤汤添加至坛中，没过腐乳，最后将坛口密封好，防止空气进入。6-8个月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坛中产生了芳香的酯类，这就构成了腐乳特有的香味。

至于招牌玫瑰腐乳，则是在腐乳发酵过程中加入玫瑰花，让玫瑰花的芳香渗入到腐乳当中。除了红方腐乳和玫瑰腐乳外，鼎丰厂还生产糟方、香辣等口味的腐乳，也是享誉一方的产品。

不变的是对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遗憾的是，由于季节关系，每到夏天，鼎丰厂的腐乳生产要暂停两个月左右。不过，这个时节走在厂里，依然能看到不少腐乳生产的影子。

在厂区一隅，一摞摞酱缸摆放整齐，古朴大方。再朝前走，就来到散发着醋香味的醋车间。原来，除腐乳之外，鼎丰厂还生产酱油、食醋、酱品、调料等产品。据介绍，每到冬季腊月里，鼎丰厂的门市部前都会排起两条长长的队伍，一条采购“白方腐乳”，俗称“臭豆腐”；另一条则是购买“毛花卤”，用于腌制过年的年货。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人吃到的腐乳与古人所食之物已有所不同。沈仲华介绍，过去，老百姓生活水平较低，一块腐乳，不但是调味佐餐的小菜，更是摄取盐分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如今，人们更愿意把腐乳看作一门增香的调味品，相应地，盐分含量要减少，氨基酸营养物质含量要保障。

当然，不变的是对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鼎丰师傅的技艺是一代传一代，一个车间技工要在腐乳的世界里摸爬滚打十年以上，才能通过看、嗅、尝，准确判断一批腐乳所处的成熟阶段，最终将美味的腐乳送上餐桌。另一方面，随着工厂化运作，一些老工艺也不断被如今的新手段所取代。

比如，在腐乳制作过程中，“点浆”是一个重要环节。鼎丰传承下来的工艺是



一方面，鼎丰师傅的技艺是一代传一代，一个车间技工要在腐乳的世界里摸爬滚打十年以上，才能通过看、嗅、尝，准确判断一批腐乳所处的成熟阶段，最终将美味的腐乳送上餐桌。另一方面，随着工厂化运作，一些老工艺也不断被如今的新手段所取代。

腐乳从生产到成熟要经过54道工序、6-8个月时间才能完成。图①为手工摆放豆坯，图②为乳腐压榨。

图③：鼎丰厂生产的糟方腐乳。

图④：鼎丰厂的招牌玫瑰腐乳是许多人吃泡饭时必不可少的配菜。(均资料照片)

制图：李洁

幕后故事

为“老字号”新生送上政策“礼包”

■本报记者 张晓鸣

中华老字号“鼎丰腐乳”久负盛名。近年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市民消费习惯的改变，一些老字号招牌黯然失色，而上海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则开始大刀阔斧改革，准备整体搬迁到庄行工业园。

奉贤区税务部门调研小组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企业在搬迁中的涉税困难和需求，及时送上政策“大礼包”，帮助企业选择最合适的税务处理方案。经测算，预计企业2018年可享受税收优惠近400万元。

此次搬迁，对鼎丰来说不是简单的换位挪地，而是要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产品升级换代，为“老字号”带来新生。鼎丰公司财

务经理瞿激扬介绍：“搬迁后，我们将引进最新的温控系统和更加专业的生产线，解决鼎丰厂长久以来的季节性停产问题。但大笔固定资产投资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资金压力。”

奉贤区税务部门调研小组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向企业介绍“固定资产进项抵扣”“新购入500万元以下设备一次性税前扣除”等最新政策。以后者为例，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经测算，享受这些政策之后，预计鼎丰今年可省下近400万元，用

于再投资、再升级。

奉贤区税务局局长吕世春说：“对于类似鼎丰这样勇于坚守传统、创新发展的‘老字号’，我们更应该助其一臂之力。”近期，调研小组再度上门走访鼎丰，深入了解企业的进一步诉求。同时，将纳税服务平台“奉贤驿站”引入鼎丰所在的庄行工业园等园区。面对企业各类诉求，税务部门提前介入，积极对接，多方协调，搭建绿色通道，安排专职联络员协助企业办理各项涉税业务，提供全方位涉税服务。

在各方支持下，鼎丰这一知名本地“老字号”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迎接新生。我们也希望，上海其他“老字号”在传承发展中也能够获得更多支持，从而走出“焕新”之路。

再投资、再升级。

奉贤区税务局局长吕世春说：“对于类似鼎丰这样勇于坚守传统、创新发展的‘老字号’，我们更应该助其一臂之力。”近期，调研小组再度上门走访鼎丰，深入了解企业的进一步诉求。同时，将纳税服务平台“奉贤驿站”引入鼎丰所在的庄行工业园等园区。面对企业各类诉求，税务部门提前介入，积极对接，多方协调，搭建绿色通道，安排专职联络员协助企业办理各项涉税业务，提供全方位涉税服务。

在各方支持下，鼎丰这一知名本地“老字号”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迎接新生。我们也希望，上海其他“老字号”在传承发展中也能够获得更多支持，从而走出“焕新”之路。

据悉，即将乔迁新址的新鼎丰，不论建设规模还是设计产能均将实现翻倍，项目总投资3.5亿元，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设计产能8万吨，这意味着鼎丰将实现发展大跨越，迎来全新时代。

同时，鼎丰厂旧址将被改建成一个“历史邻里中心”，在赋予其行政服务、社区活动、休闲娱乐等新功能的前提下，保留包括传统酿造工艺、老厂房设备在内的历史积淀，展示上海传统酿造业百年技艺，成为南桥新城的文化地标之一，让品牌历史文化得以延续和发扬。

文匯深呼吸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实习生 张璇天

对人类社会产生真正深远影响的技术往往是隐形的，但万事万物却因它的出现而变。在上海大学日前举行的国际文化研究学会第12届双年会上，多位海内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万物智能、万物互联的时代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

“过去千百年来，人们所熟悉的物之为物的固定性，正在发生变化。未来，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认识人与物的变化，也要意识到，人生存的外界环境正在随物联网的出现而变。”一位英国学者的这番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物非物”之后，很多情境让人哭笑不得

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要准确描述“物联网”概念还有些困难。但从一些身边趣事或新闻中，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物联网脚步的临近。“物非物”之后，很多情境让人哭笑不得。

来自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高级讲师默西迪丝·邦茨在出席学术论坛时，分享了她的几则观察——亚马逊2014年推出 Alexa 智能音箱迄今已销售5000万台，Alexa 能播放音乐、用语音回答“主人”提问，还能在线购物，但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不少用户对 Alexa 集中“吐槽”的一点是：它会时不时发出怪笑声！有用户说：“当我告诉我的室友 Alexa 很聪明时，它竟然发出一声怪笑来回应，吓我一跳。”比起这个欢乐的场面，也有用户被 Alexa 吓得睡不着。“家里十分安静，连猫都在熟睡。突然，你听到一个带有嘲弄意味的笑声——那不是人发出的，而是语音助手 Alexa。当时，家里并没有人使用它！”

虽然听上去像玩笑，但笑过之后，值得深思的事情太多。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格拉哈姆·米克尔说，区别于普通物品，步入“万物互联”世界的各种智能产品均具有“学得新技术”的特点，比如定位、追踪以及拥有视觉和语言能力。

因为物联网的实质正是使用传感器来收集信息、分析信息，通过信息互联来实现一些功能的应用。

在享受“物联”便利之时，人们也在付出代价

“物联”给人们生活带来不少便利，但硬的另一面是，人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放弃一些权利。

智能手机便是一例。“手机已不仅是一种通讯工具。手机上的摄像头可以抓取我们的面部信息，屏幕可以采集指纹。此外，我们的声音、位置信息、个人通勤路径和喜好等，都可以经由手机被采集和分析。”格拉哈姆·米克尔还谈及了智能手机另一更隐蔽的属性，而这也就是如今智能手机备受争议的一点——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已处于手机实时“监视”之下。

“在享受精准定位的便利之时，无时无刻不在‘监控’下的你，是否会感到负担过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讲师迪代姆·奥兹库尔说，就算用户不堪其扰选择关闭手机定位系统，因为手机的“智能”属性和“互联”特征，仍有一些软件在试图通过用户连接的 WiFi 等信息推断位置信息。“很难想象，我们其实处于一个位置数据约等于身份信息时代，本该属于个人隐私的位置数据，都流向了各种手机软件、商业的大数据统计甚至广告商。信息安全成了人们焦虑的重要来源。”

格拉哈姆·米克尔由此剖析了物联网所内含的“媒介属性”——在大众传媒时代，诸如报纸、广播、电视台这样的媒介才是信息的生产者，大众是信息“文本”的接收方。而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人成了“可供编辑的文本”。用户不仅是数据服务的对象，也在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会被软件进一步加工，以便提供更进一步的服务。

传统的人与物关系将被重新审视

步入物联网时代，人们不仅终面对“物非物”的现实，传统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将遭遇“变数”，需要被重新审视。

“无论是物的智能化，还是被信息技术发展推着走的万物互联，这一切正在倒逼人们深度思考人之为人的意义。”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直言，“在工业时代，一切人造的产品都有变坏的风险。迄今为止的智能产品也都是由人制造。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这些产品具有貌似智能的属性，就把自己安心地托付出去？”

在国际学术界，因“物”的智能化而造成的劳动力就业岗位锐减问题也引发关注和讨论。王晓明认为，值得思考的是借助这些智能设备，人们如何更好地从传统雇佣劳动关系下的简单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实现自由劳动、创造更多价值。

在上海大学举行的国际文化研究学会第十二届双年会上，物联网引发海内外学者思考和热议

万物智能互联时代，我们如何面对机遇